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十五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黄氏日抄曰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婁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儔伍哉

欲率諸侯破秦乎

宋祁曰浙本破作攻

距飛狐之口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

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鄭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横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

漢

齊人多變詐

宋祁曰人疑作民

食其聞其將皆握𪖙好荷禮師古曰荷與苛同
隸辨曰街彈碑吏無荷擾之煩隸釋云以荷
為苛按詩關雎序哀刑法之苛釋文云苛本
亦作荷左傳苛慝不作釋文云苛本或作荷

而責義帝之負處
宋祁曰或無負字

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
愚按史記作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地
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
誤也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

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忍
漢書誤也

何遽不若漢
辨惑曰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
遽不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非

昔者吳王夫差師古曰差音楚宜反
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

鄉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曰以疑作已

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宋祁曰欲疑作飲　愚按此本史記之文欲

無酒食改極飲按偏

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常情頻見則

不美故毋久溷女也馬宮傳君有不鮮是漢

入語也　宋祁曰陽夏公按宮傳自云三公

之位爵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

引

鄧廙苗訟

宋祁曰苗字下一有之字

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迺營成周都雒
宋祁曰雒字下一有陽字
今陛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
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
按劍擊柱
宋祁曰按當作拔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盡伏置法酒

劉攽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讙譁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

及稍定漢諸儀法

藝文志攷證曰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然十二篇不著于七畧蓋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禮記正義云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南史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隋志已亡此書儀禮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歩歩六

尺周禮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祭

禮記祭法疏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

圓圍一尺（論衡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愚按周禮

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游之

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朱子答吳斗南

書曰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命從者刑之

日知録曰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訛
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
皆作剄也　愚按史記從者魏敬

臣毋不當坐趙時事

宋祁曰時字浙本添

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
大夫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

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南海王織

愚按南海民姓王名織也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愚按淮南王死不應斬丞相御史此本史記原文疑必有誤下云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然則宜云詔丞相御史論斬不發封餽侍者耳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謚字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愚按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
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是也
閶
即中霤被巧
愚按霤被在八公中
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
宋祁曰景德本無求字
即使所善壽春嚴正
史記作莊芷（已上淮南王）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宋祁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日夜縱臾正謀反事

容齋三筆曰揚雄方言云食閻慫慂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慫慂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與客姦

愚按史記云與奴奸又與客奸後太子謂王曰無来與奴奸是也班氏刪去與奴姦三字是即以客為奴矣

王始食宋祁曰始或作強

愚按王始食義不明史記作王強食言王閒

孝與無采之事食必不下故云強食也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史記作救赫索隱曰劉向別録云易家有救

氏之法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白知録曰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

為之説已上衡山王

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

宋祁曰三或作四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日知錄曰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末載蒯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為一傳蒯最冗伍次之二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愚按此以律史家行文則可若作史之體則蒯通之辨伍被之計書漢事者不可不傳其人班氏成一代之史故與史記殊科未可執此以誚彼也

蒯通范陽人也

孫國牧燕都游覽志曰蒯徹墓在廣渠門外八里莊古埠高可四尺墓前有井　朱彝尊日下舊聞曰按于欽齊乘蒯徹墓在臨淄東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辨士故卒葬此未審孰是

武臣畧定趙地

宋祁曰一本定作燕

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

先下君而君不利

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
故相與為刎頸之交
宋祁曰一本無之字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
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
於漢
故臣以為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
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過去必漢王之
不危足下八字
皆以為上賓

愚按韓詩外傳亦序此事以蒯生為匱生

伍被

愚按班氏叙被對淮南王之辭全襲史記而前後往〻易置其嚴密處似較史公為優被始以正諫繼為淮南畫計蓋畏其誅耳終之詣吏自告則知前計蓋為自免之謀猶叔孫通詭辭對二世以免虎口也

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宋祁曰越本作下臣

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

宋祁曰浙本去也字

然猶為治

宋祁曰浙本句末有也字

神力絶人如此

宋祁曰一本作材力絶人一本作人材如此

浙本作身材如此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

被因流涕而起

史記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横

流即起歷階而去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宋祁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

黨可以徼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隸辨曰董仲舒傳黨可得見乎于定國傳咎黨在是乎揚雄曰黨鬼神可也儻皆作黨禹廟殘碑口忍令黨往還儻亦作黨夏承碑黨魂有靈顏釋云以黨為儻

及至後宮姦亂

宋祁曰姚本至作王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宋祁曰別本也作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宋祁曰冠字上當有衣字
逮名近臣侍中
宋祁曰淅本名作名
有太后詔
劉攽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
詔許其行馳道中也
察國姦

宋祁曰察當作發

烏孫兩昆彌弱

宋祁曰弱字上當有微字

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愚按幾當音机計幾先句與謀將然豫圖未形一例張晏音固非師古破句讀之尤支離

而談說者云

劉攽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

將軍二人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

劉攽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畢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顔失之

欲掠問躬仰天大謼

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

叢棘棧棧

宋祁曰棧當作棧

游曠迴兮反亡期

宋祁曰姚本迴作廻

萬石君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劉攽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

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

小史遺卿曰遺汝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

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

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

休沐也

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劉攽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

僞

日知錄曰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是故巡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諸州

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

宋祁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劉攽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

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比校也音頻寐反

考

劉奉世曰比近也比言自巡守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自已委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

而請以與徙四十萬口

劉奉世曰與讀如軍與

不孰何綰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

實無它腸

宋祁曰一本它作心

不疑謝有之

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師古曰當於朝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

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 師古曰故為不絜清之事而獎

敢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

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袴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之乃得至後宮也

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絜清

張歐孟康曰歐音驅

愚按史記歐作歐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烏後反

高祖功臣蘗邱侯説少子也

史記作安丘

以治刑名侍太子

劉攽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

至石建之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愚按史記云塞侯微巧周文處調君子譏之猶為近理石建浣衣是其孝周仁垢汙是其

謹班氏用以為讖不亦慎乎

文三王傳第十七

多作兵弩引數千萬

宋祁曰千萬一作十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牛者丑之畜衛在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哉太迂

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時

劉攽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還都也

與女弟子私通
宋祁曰弟子子字當作則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祁曰越本十作七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
宋祁曰垣表作桓邑　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
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於太后多不順
宋祁曰景德本於作李
雎陽人犴反
师古曰犴姓反名也

愚按史記作類犴反安知不姓類名犴反乎

宋祁曰浙本犴反作犴反

而與睢陽太守客

劉攽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　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

欲以傷梁長史

劉攽曰史作吏

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持節即訊

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劉攽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辠也令音零

恐復不首實對

宋祁曰一本無實字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

宋祁曰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

賈誼傳第十八

愚按此傳前取史記之文後用賈誼新書翦截支辭用意較誼書更為明白亦時有書所無者則孟堅增潤也

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

史記作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

誶曰

史記作訊曰　愚按訊即誶字漢書立而誶
語賈誼新書作訊語
子獨壹鬱其誰語
史記作獨堙鬱兮其誰語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史記作縹縹作漂漂逝作遰引作縮
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
史記偭蟂獺作彌融爚蝦作螘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
史記作使騏驥可得係羈兮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師古曰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

史記郵作尤故作辜　劉攽曰顏說全失但誼舉屈原事則可與已矣遂自叙其怨憤則太過矣　許應元曰許曰以下答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予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史記作瞝九州而相君兮

見細德之險徵兮

宋祁曰浙本微作徵作徵者非是上言徵注

言證意自相會

遙增擊而去之

史記作搖增翮逝而去之

横江湖之鱣鯨兮

史記鯨作鱏

單閼之歲

宋祁曰單音禅

庚子日斜

史記斜作施

異物来崒

史記崪作集

讖言其度

史記讖作策

野鳥入室

史記室作處

淹速之度

史記速作數後遲速有命亦作遲數

請對以意

史記意作臆

沕穆亡間

史記亡閒作無窮

水激則旱

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雲烝雨降

宋祁曰烝疑作蒸

糾錯相紛

史記糾錯作錯繆

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史記鈞作專播作槃圠作軋

何足控揣

孟康曰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借也

史記揣作摶　宋祁曰注文責借姚本作責

惜

列士徇名

宋祁曰浙本徇作殉

僒若囚拘蘇林曰皆人肩偪僒爾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　臣秘曰按說文僒音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僒囚拘之貌五臣注窘囚也愚者繫縛俗累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僒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反

丹鉛總錄曰按此句漢書作僒若囚拘史記作摑若囚拘僒當音渠隕反摑當欺全反摑

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觧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盖以史記之音而移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似辨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之

遇坎則止

史記遇坎作得坻

不以生故自保保養空而浮

史記保作寶浮作游

細故蔕芥

史記蒂芥作意前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
六
藝文志攷證曰顏師古曰誼上疏可為太息
者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今攷新書
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
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者
如服疑益壤權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
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
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寧藩傷

藩強五美制不定親疏危亂凡七篇而為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為痛哭之說與其書合至於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

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大息之說也
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
于食貨志頗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
太息者則以為之書經刪削非皆全文朱文公謂新書
是平日記錄藁草其中事事俱有
臣獨以為未也
愚按新書此下有云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
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
火未及燃
宋祁曰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

是
國制搶攘師古曰搶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
宋祁曰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未
知孰是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新書此下有云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
湯起自湯以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
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以下過五百歲
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
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

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
賢也明道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
矣然又未者也又將誰須也
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田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新書曰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
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
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
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
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

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
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新書曰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
咸理則萬物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
可以益壽鬻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
死弟塗無繈緥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
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
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股肱明

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新書此下有云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
德

與漢亡極

新書此下有云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
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
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
易常襲迹而長久耳

以奉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子兄弟妻子也

愚按此說非也新書曰六親始曰父父有二
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為昆弟
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
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
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
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
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
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下云
同姓襲是迹而動又云墮骨肉之屬而抗剄
之所以割地定制各有分國皆是奉六親之

術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
新書作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
久享至仁也
至明也
新書此下有云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
何損哉
因使少知治體者（師古曰誼自謂也）
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
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新書此下有云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
以寸斷陛下幸試名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
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
新書作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
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
下也
新書曰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
被必將有怯者生焉禍之所雁豈可預知故
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

所以全愛子者也已今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乃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

失於實無喪而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厚此

日知録曰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雖堯舜不治

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

貫高為相

日知録曰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為相句

而陛下即天子位

宋祁曰浙本位字上有之字

雖有悍如馮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

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考文七年自

典客為御史大夫

匕首已陷其匈矣

隸辨曰校官碑壁無叩匈之結按玉篇胷亦

作匈循吏傳匈臆結約胷皆作匈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新書曰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

者之名也事見管子
愚按管子云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
髮文與此微異淮南子齊俗訓云屠牛吐一
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許慎注云齊之大屠
輻奏並進而歸命天子
新書此下有云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
禍名亂之業
雖在細民
宋祁曰舊本在作有
及燕梁它國皆然

新書作燕吳淮南它國皆然

及封其子孫也

宋祁曰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絶浙本作令不隔絶

所以數償之

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　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新書此下有云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

心還正

紫奇闢章之計不萌

新書闢章作啟章漢書避景帝諱誼時不為

太子諱也　宋祁曰新本闢作啟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日知録曰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

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為嗣自人君以至

於大夫一也　新書此下有云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

壹動而五業附

　困學紀聞曰新書云五美附業字當作美

惠王親凡子也

　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

是主上之操也

　困學紀聞曰語出尉繚子

又類辟且病痱师古曰辟足病痱風辟音璧痱音肥

宋祁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痱下有體病傷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

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病

新書此下有曰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龐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懸也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新書又曰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討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火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

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嚴屬國之官臣
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盜賊直須時耳
新書此下有云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
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錞此而有安上
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茈施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新書此下有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
者何等也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

小

毋取箕箒

宋祁曰箒作帚從竹是俗書

則反脣而相稽

宋祁曰反脣一作反脣　劉攽曰脣或作唇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新書曰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嚙焉耳　劉奉世曰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顏解不明乃似云

惟此小異於會猷　辨惑曰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誤顏氏強為解釋恐非也　愚按新書與此文不異豈得云錯誤顏解亦未為不明也

勇威怯壯陵衰

新書此下有云功擊奮者為賢貴人蓋寇盜者為新諸侯設諂而相譽飾詐而相諂者為知

慮非顧行也

劉攽曰慮大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盗者剔寢戶之簾褰兩朝
之器
新書曰今其甚者剄父矣口大母矣踝嫗矣
刺兄矣盗者利探柱之金剟寢戶之簾攓兩
廟之器

故色赤

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髪其
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髪矣顏說誤匍匐入
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耳

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新書曰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
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　愚按據新書
言則徹膳之義迺明師古曰有闕則諫殆未
見此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
新書日食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
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

為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敦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名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

太子已有此具也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宋祁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
會

夫教得而左右正

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在其取舍

宋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
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人主之尊譬如堂
新書此下有云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　困學紀聞曰六韜
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
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豫讓釁面吞炭

劉奉世曰鼙謂以物塗之取以鼙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故學臣自憙師古曰憙讀曰喜憙

宋祁曰王仲弓謂憙字宜曰喜讀為憙

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劉奉世曰縣讀如懸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

愚按新書本云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不勝已羸弊矣自補補繇役也猶後

世句補卒伍之補
此二世之利也
新書二世作萬世
順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順指麾則所欲皆如意
劉奉世曰順指兩事　補遺曰按陳勝傳卒
中往往指目勝廣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為兩
事若順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
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
順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
間李父順指麾用此

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靡音武彼反

宋祁曰越本靡武皮反

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愚按新書篇目過秦上中下凡三宗首四數寧五藩傷六藩彊七大都八等齊九服疑十益壤十一權重十二五美十三制不定十四審微十五階級十六俗激十七時變十八瑰瑋十九孽產子二十銅布二十一壹通二十二屬遠二十三親疏危亂二十四憂民二十五解縣二十六威不信二十七匈奴二十八

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愚按周取誼書凡二十篇宗首數寧藩傷藩

彊大都益壞五美制不定階級俗激時變孽

產子屬遠親踈危亂憂民觧縣勢卑淮難無

蓄保傅是也其銅布鑄錢二篇在食貨志